

來日方長，雖惟三年，緣繫一生 ——懷念先師 孔仲溫先生

何昆益*

第一次拜聞 先師——孔仲溫先生的名字，是在大學二年級，當時我就讀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文學組，在上學期期末的敦煌學課堂當中，許師端容見班上同學因天氣嚴寒，個個萎靡不振，影響學習效果，因此說了一段她大學時代的往事：「當年我們也是像這樣坐在華岡的教室裏，一樣嚴寒的天候、一樣是早上第一堂課，同學們孜孜不倦地用心學習，因為大家都熱切地嚮往國學，希望深入鑽研，個個用心地向師長學習，班上有位特別用功的同學，帶起了班上的讀書風氣。」老師若有所思的停了半晌，接著說：「近來讀書忘了休息，眼睛出了血，但……比起當年系上那位最用功的同學——孔仲溫，我總是自嘆不如，他就是帶起系上讀書風氣的那個學長，從大學時期就是最用功的一位，每天晚上，他一定到圖書館報到，總是興趣盎然地鑽研所有相關的課業，一直到現在，早已經升等為教授了，學問相當紮實，寫了很多很有價值的論文，目前任教於高雄中山大學中文系，專長是小學……。」當時方從經濟系轉進中文系的我，非常敬佩許老師的用功，由於當日早晨的一席話，讓我打從心底更欽慕老師口中的這位孔教授，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聽取他的課，並向他學習。

到了大三，聲韻學這門深奧難懂的學科總是讓人望之怯步，大二暑假自己在預習時，要弄清楚聲的部份就已經相當不容易的了，更何況是韻的部份！如此中古音只懂了一半，更別說等韻、上古音、近代音了，開學後，在曾師榮汾的講授中，對於中古音總算是能夠清楚明白了，但是由於個人資質駑鈍，等韻

*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講師

方面的學理就不大容易了解，有一次同學們就一起向老師請教這方面的問題，老師再次重申了填寫等韻圖反切的重要性之外，更推薦了幾本書籍，可以讓我們更深入地了解等韻學，其中就提到了學生書局《韻鏡研究》這本書，我到了圖書館一找，哇！作者竟然就是之前許師端容口中所提到的——孔仲溫教授！當下趕緊跑到書局去把這本書給買了下來，然後就興高采烈地窩到圖書館仔仔細細地拜讀，我在書本的作者欄中，第一次見到了孔老師的相片——帶著一副眼鏡，雙眼和煦，面露微笑，流露敦厚溫和的氣質，馬上就讓我聯想到論語中「文質彬彬」的君子風範。在陳伯元先生的序云：

孔生仲溫後及余門，誠樸勤篤，尤好音學，發憤探研，每忘寢食，逾時兩載而斐然成章。今觀其書條理秩如，先賢成說，既已網羅無闕，並世學人，亦能度長絜短。於韻鏡之撰述、流傳、內容、音系，皆能探源得流，要言不繁；於名詞之內外轉攝、開合等第，亦足闡述奧義，深入淺出。余嘉其學務根本，實事求是，既足明等韻之精微，亦可釋眾人之所疑。因薦之於學生書局印行，俾廣為流傳。

讀到這裏，才又知道原來孔老師是陳伯元先生的門生，而在大二教授我們文字學的柯淑齡老師，曾在課堂中告訴我們師門淵源，而柯師淑齡正是陳伯元先生的門生，想到這兒，我心中覺得與孔老師之間的距離拉近了不少；又看了孔老師的自序，見了如此流暢雅緻的古文，無論用典、對偶、論理、敘事，讓人驚妙不已，論文內容對於韻鏡的源流、內容與音系，皆有相當深刻的研究與分析，見其書，益使我景仰不已，無怪乎陳伯元先生的序是這麼地推薦讚揚。

大學四年級——無論是就業、繼續升學或投身軍旅，所有學生都為著將來的發展而用心準備，最後一年大學生涯，是個積極努力，茁壯自我的重要階段，我選擇了繼續升學，考上研究所能使自己在國學方面繼續深造，不但能向更多老師學習，而且課程也更加專業——當然，位於高雄的中山大學中文研究所是我的第一志願。結果我幸運地考取了中山大學中文研究所，過蒙拔擢為狀元。

記得新生報到當日，我滿懷期待的希望能拜見當時方任職中文系主任兼所長的孔老師，因為當時個人對於古文字有著相當濃烈的興趣，而且也做了充分的準備，希望能向孔老師學習請益。報到完畢後，孔老師還在開會，尚未進來辦公室，就在等待電梯的時候，內心打算要擇日再來請益，結果電梯門一打啟，我見到了一位溫文儒雅的老師，正在為幾位同學解惑，同學們都投以敬佩的眼光，我再仔細一看，怎麼跟《韻鏡研究》作者欄所附的相片這麼神似？心中不免一驚，啊！原來是孔老師！當時的我竟激動的說不上話來，傻傻地跟到辦公室門口，當時正是中午，那些同學們為了不妨礙老師午休，便向老師告別，而我還是一直站在原地，老師見我沒有走開，就問道：「同學，有什麼事嗎？」我這才回神，答道：「我是今年剛錄取研究所碩士班的新生何昆益，請問您是孔仲溫老師嗎？」老師看了看我，對於我這突如其來的傻問題只是點點頭、笑一笑，並問我是從那一所學校畢業，我答道：「文化大學！因為大三拜讀了您的《韻鏡研究》，對您極為仰慕。學生對於古文字極有興趣，希望往後能多多向您請益。」孔老師還是點點頭、笑一笑，這一次笑得較開一些，說道：「來日方長！來日方長！」我告辭之後，心中一直迴繞著「來日方長」這四個字，感到非常亢奮，心想以後一定能夠好好地向孔老師請教。

在開學前的某一個下午，我向林學姐雅婷請教古文字學，她很詳細地為我解疑，並問了我今後的研究方向，我表明了想研究古文字，最有興趣的是甲骨文與簡帛文字，她聽了極為高興，馬上帶我去拜見她的指導老師——孔仲溫先生。這是我第二次見到孔老師，老師聽了學姐的介紹，又看了看我，對我說：「研究古文字很辛苦，你怕不怕苦？」我毅然回答：「我對古文字有非常大的興趣，從大三起，每週都向許師鈸輝的學生——施順生學長請益，從他的經驗看來，那的確是很苦的，施學長也常說，這是既辛苦又寂寞的苦差事；但我想通徹這方面的學問，是一定得吃苦的，因此來接受鍛鍊。好不容易才如願考取中山中研所，如果老師不嫌棄，我極願向您學習，我就是來吃苦的。」孔老師嚴肅地看了我，想了一會兒，然後又是點點頭、笑一笑，這一次笑出了聲音，說：「開學後，我再找你過來談一談，現在開始你就到我的研究室，跟著雅婷、

素姿學習，先當我的研究助理——這也是一件苦差事。」

從此，我就當了兩年的研究助理，幾乎每天都有任務與進度，起初稍嫌辛苦，但總想這是一個必須，以前的諸位學長姐黃靜吟、陳梅香、林裕盛、王仲翊、戴俊芬、謝佩慈等人，都是經歷過這般的鍛鍊，才變得如此優秀，而且老師總是會帶著我們四處打牙祭，品嚐大高雄的風味小吃及精緻餐館，原本不講究飲食的我，受到了老師的薰陶，不但能自己掌廚，也對於美食漸有認識。不久，老師更被推舉為美食家，每週在中國時報撰寫「孔府美食」專欄。

「樂觀進取」是老師的座右銘，他總是這麼鼓勵所有學生，既要樂觀且要進取，才能穩定而健康的發展。老師待人寬厚，律己甚嚴，處世謙躬有禮，凡份內之事，皆竭盡全力完成。在學術界，他是出了名的嚴師慈父，對每位學生都像孩子般的悉心呵護與照顧，無時無刻總是笑咪咪的，從未見他責怪誰，總是諄諄善誘，引導擇善之道，無論在學問的培育、抑或德性的養成，學子皆蒙其澤惠與呵愛。老師日常總把太夫子陳伯元先生的一些話告訴我們，這些話總讓我非常感動；有一回討論到師道，老師說：「傳道、授業、解惑之外，更須關心學生的生活狀況。」更引了太夫子「經師、人師」的道理來予以剖析，「師」不但要在學業上教導學生，更須在日常品德修養上諄誨學生，這才算是愛護一位學生的老師，學生體會到師長們的呵愛，自然而然就會自發性地敦品勵學了。

開學之後，有一次老師找我晤談，一開頭就介紹師門從顧炎武而下，每位先賢的用功、究學的態度，直到了太夫子；並問了我幾個聲韻學的問題，之後認為我可以研究聲韻，並語重心長的說到聲韻與文字的研究方法，老師認為先從聲韻學起，熟稔後再研究文字，而且聲韻的學習必須要有師長的督促教授才好，當時聲韻學不夠用功的我倍感壓力，但仔細想了想，老師也是先從聲韻學著手研究，迄今方能在訓釋古文字之時，兼以古音學理加以輔證，於是欣然接受，開始了聲韻學上的學習。這一刻，每每想來，總讓我深刻體會到老師的用心良苦，他從不由「利益」的角度分析研究聲韻的重要，而是解喻究學務本的道理，他關心的是學生們將來在研究國學上是否能正確而健全的發

展，究學務本，正是本門特色。

入門之後，幸蒙 親炙，於音韻學理之外，尤須學習古文字，自此策力於學問， 老師更嚴格要求我學習古文吟誦，並且要求我們要承辦所上的事務，因為我們就是系所的一份子，倘若我們不盡力，那麼誰來盡力、誰來承擔呢？就這樣子，我度過了一生之中最充實的兩年時光，不但在學問上受到薰陶，在修養德業上受到的諄育，我們不但有一位非常呵愛我們的 孔老師，而且也又一位非常關懷我們的 孔師母，因此，師門的互動非常頻繁，總是會在特別的節慶，大家齊聚一堂，無論是身處多遠的學姐，誰都不輕易捨棄這些聚會，而且 老師、師母、兩位公子——令文、令元，以及我們都會各自準備一道以上的菜，供大家品嚐，每次的聚會總是非常熱鬧而愉快，所有的同門師兄姐們都以「孔門」自豪，認為身為 孔老師的學生，是一輩子最溫馨、最幸福也是最幸運的一件事情。

這兩年間，我們幾位學生協助 老師完成三部國家科學委員會計劃論著；也隨同 老師及系所師長，參訪諸友邦中文系所，締結交盟；更於民國 87 年 8 月，隨同 太夫子、 老師以及台灣諸位語言文字學者，遠赴大陸長春、丹東，分別參與大陸舉辦之國際音韻學及漢字文化學術研討會。無論在系所事務的辦理、與友邦相關系所的訪問、對國內、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參予等事誼，我見到了 老師的行政、外交、學術諸能力，皆是這麼的井然有序，溫文謙和。我曾經問 老師怎麼能同時承辦這麼多事務，又能如此有條理呢？他的回答相當簡單：「我是接受了我的老師的磨練，並努力向他學習的。」是的！ 老師總是有兩個自「TUV」：一以身為師門的一份子「自詡」；一以用心向師長學習，努力發揚師門「自許」。這些身教與言教，對我們這些學生有相當深刻的影響。

民國 88 年， 老師發覺坐骨神經發炎，疼痛劇烈，開始四處尋訪就醫，可惜多未能改善症狀。後來 老師住進了醫院，在與死神對抗之際，內心總掛念著學生們的學業，希望師門諸師長能幫他教導我們這些學業未成的學生，也擔心他人太過感傷而損了身子，總是不願意讓我們知道他的痛苦，我們都知道

老師那些日子非常堅強，在 老師尚能言語之際，凡有人問起狀況，他總是說：「還好！」記得有一次，我侍於病褥， 老師對我說了一句：「好辛苦！」我聽了之後，強忍著淚水，安慰著說：「老師！您一定會好轉的，您要為了我們大家而加油！」當時內心是多麼的不忍與不捨，希望自己能為 老師減輕點痛苦。民國 89 年 4 月，由於醫師的誤診， 老師遽然逝世，所有與 老師交識的人，對於這個厄耗都不能置信，無論是 老師的家人、師友、系所同仁、受業諸生、鄰里友人，莫不內心慘惻，悲慟鬱結……。為了追憶 先師，系所師生在文學院中庭舉行追悼儀式，繫滿了黃絲帶、紙鶴以及感恩的小卡片，黃絲帶飄揚在褪色的紅磚上，隻隻載滿祝福的紙鶴，乘風欲飛，片片泣訴著思念的紙卡，連天成串地懸蕩著，印度紫壇枯黃的葉片迴轉流盪，終歸於地，寫了遍地的哀思與不捨，每憶及此景，怎能不令人泣血哀慟？

昨日是一月十一日，是 先師生日，以前一定是大家齊聚一堂，如今卻只成追憶……咳！謹將昨日張意霞學姐與我互通的電子郵件列之於下，當作是這篇追念文章的結尾：

張意霞學姐的來函：

上週四我到師大去上伯元師的東坡詞，伯元師提到蘇門四學士，他說希望陳門也能有四學士，然後伯元師停了一停說：「仲溫算是一個，可惜走得太早了！」伯元師在課堂上常言及孔老師，可見其念念不忘與深深的遺憾，而在課堂上聽伯元師談到孔老師，心中竟覺孔老師未走，我想孔老師的行止是深深留在大家的心中了！

昆益的回函：

其實，我從一開始的不能置信、拒絕接受、哀慟、難過到現在，反而覺得老師只是軀體不在了，我們無論想著什麼、說著什麼甚至是做著什麼，老師的諄諄善誘都是指示我們這群孔門學子的明箴，我不覺得老師就這麼走了，他所散發的光芒，於我迄今未滅！